有公曰。終夜泣倒。嘷號。嗚。散人。兼。將。評。奇。特。則。不。無。只。是。還。有。兩。句。信。報。不。可。假。借。不。可。獨。行。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子公反）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鴟鴞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之盈于柴棚（音義）外重纆纁（音約）睆睆（音玩）然在纆纁

一喝不作一喝。用何放者作到。此點証成金昭。金昭雖善。曰。莫若釋之而不推。

炮四 天道 四十五

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于囊檻。亦可以爲得矣。（惑。極。痛。銳。鷸。冠。眾。材。爲。冠。晚。陸。綴。交。臂。反。縛。也。歷。指。鴟。鴞。指。也。）

杖曰。外篇果詆毀乎。人泥于常習見聞之名相功利。或指斥名相功利于始作俑者。毀之則疑。疑則所見爲驚。所聞爲熒。平日道理無所用。心知迷無所從。無從則惑。惑則困。困則愚。愚則神。此正疑始而後攖寧也。嗟乎。看在鬬諍堅固世界。怎免詆毀。可惜多少正人奇人。未過此關。而正坐幡竿。恰是檻囊纆繳。

明奇逸衍

在澤行者。蘇伯丹稼

遺太白長吉。奇。語太多更讀淵。明子。莫老朴平。淡之句。愈見其。好。可。看。奇。本。乎。正。莫。奇。于。正。公安句曰。高飛。句。馬。遠。淡。放。解。此。句。鴟。鴞。行。變。稽。鬼。鈍。味。子。曰。太。白。之。飛。高。放。淡。處。稽。鬼。

藥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于天。通于聖。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鑑。即。知。此。者。許。伊。萬。讀。莊。子。曰。莫。鑑。于。流。而。鑑。于。止。流。故。得。衆。止。故。衆。中。關。也。少。不。得。處。下。此。是。非。子。中。間。幾。下。耶。愚。曰。中。邊。分。不。得。只。有。殘。徐。中。而。露。板。當。而。已。武。橋。者。得。恐。手。不。知。心。潛。曰。何。處。非。天。地。之。心。因。復。乃。見。鯀。尹。曰。以。剝。擇。物。剛。利。以。手。操。刀。則。傷。且。如。不。遠。復。休。復。稽。復。周。復。敦。復。獨。）

炮五 天道 一

王弼曰。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

上之逸復有賭其兼不著著否枯樹屋前荒路多鹿佛煮氣後復振傾背拽刃之所不免者矣能肉猪肉清自平准

魯番公曰將燒而遠之示劍則曰翻案勝似而中之以明守則曰拾薪殆哲乞使然而翻與守兩失之强三聘曰徒費日耳無線身心乃說給耳照心非動將謂先統後乎妄心亦照將謂

波邸水乎無照無妄將以妄爲師以照爲妄乎則不有無故靜也性故正也就閒君臣道合也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荅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爲淺陋嘗以龍猪肉解之爲出三界。遂作佛乎。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不則雖稿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斷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弱。須靜養豐碩。

舟曰。善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子曰動靜不失其時。樂記動靜之間。邵子會爲老莊從坤入守中。非時中也。佛體圓中而立處即眞。乃時中也。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未除也。自謂性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未除也。人各一弊。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君臣道合。總是一心。群生于此。語作兩機。不肯消融。回性後來。藏作許多層數。而只纏頭上安頭之大禍耶。三墮縱橫。未許偷地。參見。

宛曰。工無爲乎。則木而有爲乎。用於主無爲乎。視聽而有爲乎。用臣。綱州倡樣人傳。手笑相忘。方圓同用。不見

爭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鏊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

變動。吹。變卻。今口義本作變。此也。

沈括曰。易妙二畜。坡曰。乾所少者學問。巽艮畜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智水清爲心成，頑乎嘘曰黃帝創立萬古法，嗟嶇亦教臨一鏡，神農百神天下，胥炎帝何計動，歙蜕馳爲物用，人羣誰知謀圖，窮濩之生殺，衝環九洛，鑽寶上下四維之字，縱探九變，鑽寶右往今來之由，攝末于本，攝本于一念原无，階級時乘百具，羅經透過畫前，畫後和盤托出，方圓巧隱，權衡彈開，毛利全彰，主律不見道屋，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須三，番山水乃知廿，玄輪轉歷同，時是謀美察，來矣歸曰，義國，左右銷文昇上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于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窮理時。有二心乎。有爲無爲。言有無之質也。因舉費隱混闢焉。窮過乃能不惑。君臣道合。悟其本誠。理亦化矣。物物而已。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下。採其義理。謂之序。陳觀亭曰。倫之無象處。是倫。滑神曰。謂倫有無。詳要在乎中節耳。蓋爲天無先後。不背窮奇。蓋爲所以折衝。微便爲諸方。雲霧。知所先後。此顯先也。知無先無後之爲。無先乎此密先也。知顯即是密乎。到此始不爲巧。言先者者之所惑。莊子對戰國之前。稍稍下之。稍而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狂愚專謂食色爲性。道理爲聖人所作。而詭隨又抹撥道理以媚之。故儒明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

杖曰。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因任者。因革也。原者。增設也。迕。橫也。

爲此屬。別異耶。梁發夫命亦耶。梁發夫命亦是。命脈重廣顯平。林去九變。約爲貴驟。兩合君臣互用。便具五位三玄。因而不言。費隱。只宜出人。因而計其出入。只宜用不用。本自妙有。叶。新此輪者否。莫以一乘驟。厥璞。同妨九折。過十層。

正曰。不用九層。姑作兩句。一則森然辯別之名分

時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即器是道。故雅言以畜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而吾不傲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本無來去。即今作歷生。晝夜有經。豈思睡慢。然則抵倒天地。拉倒前頭。供一時嘲主。何其鄙當。我力邪。曰。即墨。純烏鵲。天忠曰。歐藏青。藏書藏也。老子。原是羽鱗化爲牛。毛將以柱下。爲崑山。爲信。免。婦見。藏走耶。不

用大鑿一鑿便見。曾魏人曰。莊周持警西藏中。東方瞭見夜鑿。戶。肯牛不授。五千。遂曰。鑽貯。亦死。鼠咬。翁曰。縛。

別曰。未始有物。未始有始。兩擺三推。當面熟。藏。擡中其說耶。尼山不下注脚。若。過大耳。作何銷口。

如何是仁義。豎起兩指。如何是道德。抱起拳。而且道。豎指抱拳。免得。歐。鼓。搖。

炮五 大道 六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而大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忉。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耶。不是閒人閒。不可三時耕掩。一答機。

譯說者稱。說。本無的說者。非。未嘗。曾。自。白。有。知。得。用。免。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歐。鷗。藏名也。六。經爲十二。

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法士持格。則剿天地。僞帝王。供客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住于至人。故立政府而後能公。享無爲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以然。豈爲爛御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于泰。凡以爲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爲竊百舍。百日止。宿也。趼。胝也。

炮五 大道 七

姬。然。如此。字。由。各。則。老子。於。但。但。士。成。綺。番。遇。輕。刺。則。不。無。竊。史。不。少。名。實。既。如。形。影。因。有。顯。倒。名。實。以。竊。逃。者。其。竊。動。持。也。發。機。也。又。執。者。繫。馬。而。北。者。耶。芳。草。歌。詩。雖。怪。鳥。食。苦。桂。沖。輔。

將謂遺腳奇特。誰知偷抄輪扁文字。後來偷抄者以不通文字。遂不立文字。世豈證之哉。笑曰。閉卷兩片皮。早寫了也。

呂曰。潑竟非遊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竄之。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舊棅（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棅即柄。一作枋。周禮用之。）

正曰。棅不與偕。龍無首也。定字明知止無縛無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

（譬曰。以事觀之。即有不遺即空。如何免得。樂曰。實權自容。雖遺史。空心出。其轉輪人曰。起心即助。故下即忘。如何相應。樂曰。高低自信。彼歌合。甘苦超于手。斷勤曰。心口手俱不知。又云有數存焉。是誰數得出。樂曰。留指圖。毒既不得。當空日月自知。特別曰。了無鏟。可耳。因摩妙。斲刻。出枝不解。存題。讀傳者曰。香即

正二系即清德堂藏本。清有堂製作

嗎。余曰。直紐。存得下。屑得出。始了。生此六合七尺。嘿本一切現成。萬籟即破發。摩。畫前原自歷歷。聖人只是抄寫。客耳。甚麼自信。盡鎖。脈。罩不住。法外無心。且看。義。家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且看。但問。青是何物。如何讀書者又是何物。知甘苦。香。

問法。縛。如同。是何。家。風。自讀。身。大。清。是。曰。讀書人來也。

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紫柏曰。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文殊輔之。楞嚴會上選觀音當機。無敢議其私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桑花。覓春。非愚狂耶。明其所以然。即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

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侯廣成曰。凡書之傳。于其異。不于其同。而偏全不與也。于其識。亦于其文。而純疵不與也。別路奇才。恰生戰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莊子也。巧哉。

杖云。學而時習之。則知有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之也。又誰知斲輪子。能以糟粕而醉千古之人哉。

宋末有序晦山雲居賦曰。文字見除。雖諢謎皆妙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立。雖棒喝轉語都是文字。譬鏡照物。物還其物之則。毫髮不爽。鏡無碍也。若圖佳麗入鏡面。礙矣。即圖如來妙相而礙。滋甚。

（譬曰。門外今入堂中。

問一切諸佛及阿難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與自性相。

樂曰。學而第一。

季盧子曰。庖牛解牛。從容中道。乎輪扁斲輪。行所無事乎。但悉文。若一悟而得。養牛。桓公讀書。輪扁斲輪。豈桓公智出悉文下乎。留此一段。以待後之讀者者。

無爲謂問曰帝釋天曰如是帝釋天曰如是可憎學威不會眼師師卻望講師慕欲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愚曰黃帝表新洛陰洛即九洛也盧舟子衍河圖爲洛書足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倍八而綱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莊子所謂本數末度其備乎質測運處岐伯云大氣舉之佛以空配四大攝于見識會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否

商大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于者幹也猶以爲當極字當字同解不過何言運乎處乎聖人參贊化育不外管理陰陽胥知管理之道不得順不得乎監照下土莫是下風書養耶律醫同非徧此者說

治過孝不及孝巧于藏中而實惜口齒耳不可爲專後之徧歷因而帶累易實之手足

注曰老而死侯杖叩其脛及平居死要未而歌

孔子反若無聞而過之何其辭敝偏怙重小失大果是包荒親故耶彼井固有道耶彼是其人則得耶登司寇若見罪騎者當比尹讀之例耶抑飛聞耶龜爲辯口者多古成說正不可少

翁山曰扣聲而壓壞不貫一籍與產花繡而遲之有同異否此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于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前章表彰此章表并

杖云古今之人物在皇帝堯舜周孔之化育中何嘗不兼忘天下何嘗天下不兼忘先聖哉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見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字原是莊誤作大書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憤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生于禪宗佛法之前使生子宗教之後則又何讓焉眼有頭之機用盡以故到了悉而道盡像不能打破渾沌而被彝青州布衫也愚曰莊子衫爲精利而翔生馬眼石頭後則正呀青州布衫爲精利而翔狗馱昧之夾謂天地眼者容天地間之解脫枝容天地間之解脫枝容天地間之被彝青州布衫翠微垂釣如是已耳禮

一種沒蛚華是推彈得妙不知成連爲上惡過幾人

宋邵曰名天以上帝而配之未必問卻方跛耳爲食息如人者也以人學天引天以白近觀之也蓋然寫金石入鮑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風未始來雖未始舞也百工雖行而服秦其間何怪也有如刑者求格將見堯與關然于堂上耶然則莊子正恐人

塗卻音陳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窅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

黃解詞釋故自家遂于來儀率舞之中一場熱鬧景象

音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祟音雖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辰曰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爲主又高杖云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繳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之亦當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故應而變舞俱乎謝遠之聲無忤容稽伊之笛不交言知其愚故道乎一部莊子成于樂而此篇以樂寓言是亦相印也今亦舞按劍者矣莊子曰愚故道愚者曰愚故寓北門成表合止之節謂有蓋氏表無風之南乘趨鶉鶉恐苦帝載之什開此劇天否杖云此借孔子說後世也男兒自有衝天志不

農父曰荀子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訓而詩興之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畊成于播樂以安天運愚故載道兼并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又夫子之行爲奚如師經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音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音朔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耶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向如來行處行門旗塊設何妨座時通變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聖人以聖人爲芻狗爲將參者否

揖曰必欲制衣冠攝拙與表獵何異雖注用爲芻狗而遂以爲鬼魅也可平昭否

莊生顧倒英雄若者爲芻狗者是真平無事窟自拳承其芻狗而已切忌效顰必貝歆獸

故曰：眼而多者，彼人注視見視乎此者，將還而責乎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語有反而相成，噉于止而意異，晚而怡怡而無及，豈可與疑人道歟者曰：隱天地亦遺成也，此遺成中，如何容家恩者曰：瞑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音查）梨橘柚耶。其未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訖）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曾太師金。猨狙，結

為狗。堅，或用之。衍，簡也。藝，取華也。眩，眩惑也。或作鬻。夢中怪也。曉，知曰曉。正曰法。度可變，禮義不變。只在一切權中節耳。究竟

杖曰：眞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夫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道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貨之圃，道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貨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杖曰：即如孔子說求于陰陽十一年不得，此荅語意全與前不相蒙的乎。非莊子手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音啗）膚，則通昔（音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操，執也。鬼拂，正色星是。說，社日門待逸。多一驅花眼，容花亂，眩。如何保任耶，目眼。即是驚曰：只當空無知耶，曰空即是花。

孔曰：讀莊子之書，未有不神馳移者。眯，數眯耶。社之眯入手矣。應曰：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聲之觀。去聲 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于陸。相呴。許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長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牧。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勸也。

王志遠曰。恂恂常常。不縵不繢。見之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嗋。始非真老聃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所殺反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今云可辨。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慧。於蠆。蠆蠍。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鮮規。明貌。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遏。正爲此自然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惰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姍笑之。素無識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爲。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杖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後一段又當刪。人以莊子謗先聖。皆僞篇之過。

世人要見白鷴風化之老子。五子迹視原是鵠鵠雙飛要見鵠鵠魚末之孔子。除六經與化爲人正是算甚鍋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鵠孺魚傳沫。細要

仲尼焉不學。而亦何曾師之有。是子貢之貶視也。近漢曰。子貢到老。信不得孔子。且說得邦家。應曰。邦家亦鳴視也。學貴是實。學不實。非孔子不能。

炮五 人迹 十八

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鵠鵠。鵠也。風化。風化生也。山海經。寶雉山。狀如雉而有髦。曰鵠。自爲牝牡。郭璞注引莊子。烏鵠孺。孚而生也。傳沫。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細要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佛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如白鵠之相視。雌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爲人。又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眞莊生鵠視孔老之語也。知無自而不可迹。即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妬忌出于胞胎。可發一笑。然則薛包趙禮盡被賢聖薰成者乎。可發一痛。

知有爲之病。在刻意。知刻意之病。乎意無爲之病。乎意。果可無乎。酷言無意者。非刻意乎。變破變融化質用。皆有無不落。達太平乎。只爲意不貴乎。故圖意旬相劃。斷用像中解滿乎。僧問博山如何是一際平等。答曰。乾三連坤六斷。杖云。收拾歸吾樂。觀中活天下之病。珍珍金剛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王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所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杖云。拈金剛王出處。須菩提得他個出身處。色然無耳而聞。言無口而言。無目而視。有知能感。感神應感。庾子嘉作意賦。從子文康問曰。若有意耶。非賦之所蓋。若無意耶。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應者曰

炮五 刻意 十九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削也。峻其意也。

心易曰。循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適民之所當。爲此平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早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飲食也。無爲者。帝王之味也。亢則過。而壽則享也。聖人統乎亢潛。夭壽不二。龍虎濕燥。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乎。

故曰。聖人休休焉。此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一句有意無意之間引後世人刻意作此自尚者物累多少

恢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可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音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長曰聖劍而情神之可寶自喻其論之有徵于學者幸切近也而人以荒唐無用之言及其荒唐無用也未必知也寓曰尊直以信之儒陽以淬之六藝以流之是能寶水者乎果其精神

正曰聖人拈休休爲宰相經即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杖云聖人以德具衆美而不自居乃能爲休休非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四達並流則荒唐無用之言亦是同帝之師而況其非荒唐者哉美曰鈍在未必知亦是同帝之劍

砭云恬惔乃合天樂此云精通合于天倫是兩層乎一層乎或問敘也大綱

爛編殺煉聖凡怒有側其凡非聖者又何曰三千林曰過在非凡庵曰過在非凡非聖曰能凡能聖者乎又何如曰三千林曰過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與有干溪出劍

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爲亢孔孟爲修伊傅爲治彔許爲閒老彭爲壽迹亦似偏然有不累有無不溺無因時利用故爲聖賢也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純素謂眞則刻尚爲假矣徐節孝曰楊綰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邈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必有疲瘁詭激則容隱僞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子曰事至過當便僞和洽言是也刻意病矣然須窮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即是何思何慮

涉江曰世無眞病安有眞藥果其尚志貴精何妨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乎

存何鑑曰淸存能凡能聖及此一客曰爲汀刻意其意曰意此爛編是刻意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寔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人惟狂獧不俗虛舟曰世人俗于嗜慾而講學人之鄙吝相媚護短忮懥俗何如耶以方內爲拘而逃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造險鬬狠以爭名高俗何如耶俗無首便是無恥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便是鹵莽俗曲格便是隱怪雅俗對稱一步深一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眞俗而法有分別莊子正欲爲俗人而爲此語耳誰看破乎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正蒙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知戒慎恐懼者心也不覩不聞者性也思不出位內外兩忘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不亟乎身其身人其人是兩忘也宗一曰別傳多互換說妙以破執而又破其破則并心性亦掃矣陽明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互換否

研園曰孔子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慮學者博非其博則道以支離龐雜而畔約非其約則道以虛無玄寂而畔莊禪以空虛轉換人而後予以飲食耳半路誤殺者何限大決傷人又何限

正曰文質博約乃天地間一用二之幾也人心苟庸而好勝因以奇救庸而遂有奇險鬬勝之禍因以反本救之彼奇險者即借拔本塞源之說掃法

而便逞矣。管子曰人不一事。著業不得不多。文質博約。乃貫混闢表裏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世。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宋書隱逸傳云。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耶。因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長白曰。豪傑有所約結。不如舍去。而狂者語以爲高。陋士飾以自固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即所以存身于身世也。深根寧極之待。即莊生不行于時。萬世卒賴此言。而見先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窮吾之不可窮乎。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不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劉曰前言蔽蒙。後言倒置。且謂且笑。竭一語而終焉。

正曰郭子雍告將行簡曰。天命謂性。非天命不謂性。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紫柏曰心之前謂之性。何修乎修情而已。溫公謂性如地。同莊告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蓋達上而學下乎。陽明曰今是說性。非見性。三一曰。眞見性者。止有一事。總謂之繕也可。

姚陟仲曰。醫俗難于醫病。而病乃俗士之參苓。性宗今爲俗宗。而安俗反爲見性之飯盌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己。又何爲何不爲哉。又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識。而小者未嘗不識。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識。而千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輩又何足以知之。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大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于水乎。

尾閭。沃焦。見山海經。

愚者曰。何處非沃焦歸墟乎。中衍曰。人皆謂源一而流分。會知源分而流合乎。水出于山。山各一谷。漸合而溝澮。漸合而江河。歸于海。則大合矣。豈非流合而源分乎。然則源一之說奈何。曰源爲流之源。流則源之源也。地形如胡桃肉。凸者爲山。凹者爲海。海各歸地。心地心轉出于山頂。猶人身之血也。自非格物者。以費表隱。何能決信。

河伯曰。然則無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杖曰。原始反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深于故。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杖曰。正說得妙。又恐在粗淺去。可惜。涉江曰。又道不期精粗。言大則小者駭。矣。曾知費隱一。乘。大小俱盡。二。華。毛刻。魚鱗。羽。然而必開濟之。乃藏訖者。天。精。權。而聽。評。話。懷。其。蓋。曰。文。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僇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計。約分之至也。

殊。質。若。不。相。打。爭。隨。世。尊。能。延。他。向。二。邪。閑。山。窮。吹。盡。富。彌。動。若。不。解。碎。怎。細。得。枕。頭。槌。頭。石。秋。水。之。自。在。耶。拄。杖。子。曰。爭。但。我。穿。卻。蘆。魚。

炮五 秋水 二十八

既知其總。須知約分。悟。總一。而分殊。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白公。楚平王子。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爲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常。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衍。

正曰。以道物俗爲三種觀。又以差數公分趣操爲三種觀。約分易簡。亦槩具矣。人非執別而迷總。即執總而惡別。聖人豁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壞行布而另求圓融。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

溯。年。梨。早。年。棗。後。梨。如。燈。火。打。加。棗。者。是。何。師。乎。鑊。而。聞。之。

炮五 白牛 二十九

蚤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國與邊同。）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無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緜緜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謝代也。殤用也。不代其變。是爲代殤。劉曰。大塞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杖曰即道無生死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既委造化。何用學道。故發之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只此一問。通得海若不敢廟拍。吐出實際理地。）

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狥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註曰。自辭首至此。凡六問答。如奉漢唱滿。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時非反漢之士。誰能證之。）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眞爲眞在性分也正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而邵子曰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石曰明于道乃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鄧潛谷曰伯樂善治馬而馬死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

（屠伯樂。又屠馬。安知其遭逢之權耶。馬欲脫羈。何妨自屠中去。本不知騎法。自罹外來。則伯樂久已魯矣。就明者。知何得屠。）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杖云佛說經畢。卻又說咒。如心經已妙極其大。神大明無上無等等矣。而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巽制行權。貴用之中節也。可知禮即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爲之辨正權奇權冥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惟不爲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愚曰。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炮五 秋水 三十二

夔憐蚿。音女。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跬。黃公紹引說文。跬行無常也。莊子作跂。巨氏切。蹄物角切。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無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鎚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水。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杖曰。爲小勝不如大勝。爲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

莊子秋水篇方說大理。何乃亂打。蛇風而噴出心目耶。末後又去著經解。呪。果是喊橋殺活。且大機用也。耶。天用物耶。物用天耶。章是可憐生。如何忍謂用。

嚴維曰。諸佛了教。卻喚嚇兒家。

物而語者未了。鐵覆工搥搥者。頂。乾人以口乾之語。傳未了之語。非深求之意。可得耶。休耶。曰。何如烏臨道人野語名上作胡。呪乎。笑翁曰。佛與莊子。是古今第一善藏拙者。誰其憐之。

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是太陽四刻。即彈之周歲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里。宗動天行十六萬餘里。愚者曰。更有一速于天日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炮五 秋水 三十三

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杖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眞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眞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適時。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眞能適時而不變乎中耶。

杖曰。鬬虎之與陸虎。何異。太梅曰。呼呼。

林云：此段必是妙莊子之妙絕故擬此百跨以窺井小而敗之乎不則何處得此細論

公孫龍問于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音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音扶）。還（音旋）虷（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于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眞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虷，亦虫也。商蚅，虫名。）

呿，音舉。大小莊子早被公孫龍辯破。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翻名實，以困人，不通大小互換耳。莊子取其大小互換以爲玄，而又欲壓之以爲名。公孫笑破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逕。適坦途者有津梁之利，適斜逕者多荊棘。是則胸中了然矣。前此白馬非馬之辯特逃玄設難以取娛耳，亦安知非膠瓠驗人而令其不感也乎。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濮，陳地水也。）

易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張琦胡昭孟德不強屈之文舉復戀大中大夫，此自往取災也。尾不爲天下先，其中屠蟠乎。司空圖已厲矣。

（濮水持竿不顧，使者曰：除中之龜可貴也。莊子曰：生龜之甲可寶也。莊子如之何。興者曰：能無有。龜曳尾或魂六或乘六蕃自有常貴，除不作生死計也。愚按：莊子曰：目者他曳尾何如）

佛教學術資訊網站

惠施如此出醜耶。周敍五曰。惠子貴相。惠子貴讓。莊子作相不知知何出機。愛父曰。莊子必不作梁相。卻喜梁王請他爲相而後解之。喜產耳。笑嘉曰。懷殺人。愚曰。識嚇殺人。愚曰。識妨遊客作相。懷而殺之。使與濟。敍。惠子苦子此時下得一嚇。殺。殺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韋忠之嚇。華頤。傅瑕之嚇。玄晏乎。知陶謙之嚇。許邵。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言譏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爲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炮五 秋水 二十六

丹鉛錄曰。曾晳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敍五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通之理。一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愚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紫柏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貴。無貴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也。譬如一指。屈伸。伸喻同。屈喻異。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

網遮金鱗。本意以何爲食。或答曰。遊戲者曰。橫岡漁牌。遮遮。汝撐竹使行。忽然。觀聽。給。給。不能勾出網。

杖曰。自知之。則知天地人物之知。自亦有所不知。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眞知也。惠莊一段激揚。知音有幾。

炮五 秋水 三十七

或曰。刪卻鴟嚇一段。秋水眞大觀哉。愚曰。莊子一書。不過以大嚇小。以死嚇生耳。闔一步。不過以無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讀至風憐目目憐心。濠上海旋煞可憐生。

西昌學人鄭林較